

转眼夏天到了,天气渐渐炎热,榴花开欲燃,菡萏娇颜羞。窃以为,夏天最好的消遣莫过于一杯清茶、一卷在手,品茗可以驱赶暑气,阅读可让内心清静。阅读的方式有很多种,有人喜欢夜静倚枕读书,有人喜欢绿荫花丛中读书。苏东坡说:“静故了群动,空欲纳万境。”不论身处何地,阅读总能驱赶内心的浮躁,让你静下来。



夏日静享读书乐

为母亲读书

■柯洵淘

我的母亲小学肄业,勉强会写自己的名字,连一张报纸都读不下来,但是她常常告诫我要好好读书。每逢周末或暑假,母亲或是在做针线活,或是在洗衣服,或是在晒谷子,只要稍有空闲,她就会让我给她读书听。我记得刚识字时,有一次陪母亲做鞋样,她拿起剪剩下的半张纸让我读,我一知半解地读着:“杀牛羊,备酒浆,开了城门迎闯王,闯王来了不纳粮。”读完我问母亲,什么是“闯王”,她说不知道。我又问什么是“纳粮”,母亲说是缴公粮。我又问:“缴公粮很可怕吗?”母亲说,旧社会外婆远远地看见催缴公粮的来了,就跟着大人往深山里躲,过年都不敢回家。

随着知识不断积累,我开始有选择性地为母亲读书。小说篇幅太长,不能读;诗词意境太深,不能读;童话寓言太浅,不能读。我最终发现,能够边干活边听的只有语录体的书,像《小窗幽记》《呻吟语》《幽梦影》《围炉夜话》《舌华录》《世说新语》,读完之后还能结合身边的人和事进行讨论,让我也受益匪浅。有一次读《格言联璧》,开头便是:“古今来许多世家,无非积德;天地间第一人品,还是读书。”读书对我而言,虽达不到“第一人品”的境界,但受益还是看得见摸得着的,而积德又怎么能与“世家”扯上关系呢?母亲说这是因果报应的道理,人一定要多做善事。后来读《易经》,书里说:“积善之家必有余庆,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。”套用现在时髦的话说:“正义可能会迟到,但从不会缺席。”如此深刻的道理,在母亲看来也就是一句话:人要做善事,不能做坏事。

曾经有一段时期,我的性格暴躁,总是怨天尤人,学业几乎荒废,但是母亲并没有放弃我,有空照例让我给她读书。那时候,读得最多的是《增广贤文》《忍经》和《劝忍百箴》。《增广贤文》里说:“自恨枝无叶,莫怨太阳倾”“只怨自家桶索短,莫怪别人古井深。”母亲告诉我,凡事要在自己身上找原因,不能把问题归在别人身上。有一次刚发完脾气,正好读到《忍经》里娄师德、刘宽的故事,母亲就反过来教育我说,人要有度量,吃得苦中苦,方为人上人。当时我就此事写了一首诗:“莫名火德生五内,悔罢慈母笑不堪,袖手指点天下事,芝麻绿豆便伤肝。唾面自干师娄相,朝衣翻污赞刘宽。治国齐家先修己,包羞忍辱是青山。”

我母亲懂的道理并不多,还具有农村妇女的一些典型习气。我也开始通过读书慢慢引导母亲。有一次邻居多占了我家一点菜园子,我母亲便与之大吵一架,晚上围着火炉烤火,我就给她读了《六尺巷的故事》,回忆以前邻居帮过我家的忙,告诉她吃亏是福,母亲也就释然了。有时候母亲也爱跟几个妇女聚在一起说别人闲话,诋毁这个,瞧不起那个,总觉得自己最好。于是我就给她读《论语》,子曰:“三人行必有我师焉”“己所不欲,勿施于人”。告诉她静坐常思己过,闲谈莫论人非,要多看人长处,帮人难处,记人好处,慢慢地,母亲心胸也开阔起来。

参加工作以后,我与母亲相处的时间少了,为母亲读书的机会自然也少了。有时候打电话,母亲喜欢说些家长里短的事,谁家的老人走了,谁家的媳妇儿生了,谁家日子过得很难。每逢此时,我就给她讲名人家中的故事,虽然我们很穷,但是能够帮助别人的要尽力帮助别人,我们欠别人的钱一定要还上,别人欠我们的钱还不起就算了。起初母亲对我的这种说法很抵触,认为我不懂生活的艰辛,我对她说,这就是以前读书时她教我的,人要做善事、要积德。母亲不说话了,渐渐地开始按照我说的去做。

父亲去世以后,母亲的心情十分沉重,感觉日子愈发难过。我把母亲接到身边,下班的时候陪她聊聊天,给她读读一些修身养性的书籍,劝她把生活看开看淡一些,母亲最终从阴影里走了出来。

等到儿子出生以后,母亲又有了活力,照顾孙子整天乐呵呵的,一家人聚在一起的时候又开始讨论读书的事情,母亲甚至学会了照着书本做菜。

前几天小区暖气停了,家里开着空调,晚上吃饭的时候还是冷飕飕的,母亲突然说起村里的几位老人,家里的房子四处漏风,这么冷的天怎么受得了。她问我是否记还得以前给她背过一篇课文,里面说一个老头子的屋顶茅草被风刮走了,家里到处漏雨的事儿。我想了半天才明白,原来她说的是杜甫的《茅屋为秋风所破歌》,我当年在地面前背诵过。其实我知道,母亲要说的不是杜甫的茅草屋被风刮破的事,而是最后那句“安得广厦千万间,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”。听到此处,我心里不禁一阵感动,陪母亲读了这么多年的书,多少还是有点用处的。

清代文学家张潮说:“花不可以无蝶,山不可以无泉,石不可以无苔,水不可以无藻,乔木不可以无藤萝,人不可以无癖。”

想想也是。人这一辈子,说长不长,说短也不短,假如真的一无所癖,对什么都是淡淡如水、轻轻如烟,岂不是太无趣了?

鄙人性格恬淡,喜欢简单,崇尚自然,对生活没有特别要求,衣能保暖、饭可果腹就行,自以为生无所癖。可仔细一想,也还是有所癖的。所癖者何?唯书茶也。

小时候在一个贫瘠僻远的山村生活,那里没有什么娱乐活动,一年几次的露天电影就算最高级别的文化盛宴。连绵的群山、明净的天空、清澈的溪流以及在四季流转中不断变换着姿态和色彩的树林与田野,固然能带给人无限的野趣,但时间久了,也会产生审美疲劳。唯有书,各种各样、内容各异的书,能带给我恒久的新鲜感,让我确信山外还有山、城外还有城,知道除了我所见到的山河田野外,还有浩瀚的海洋、荒凉的沙漠、辽阔的草原、苍茫的雪山和无垠的平原。我从书中看到了一个色彩斑斓的世界,看到了生活的无限可能性。其实,那时候适合孩子的读物很少,上到小学四五年级,像小人书、连环画册已经不能满足我的需求,父亲便把他买的《矿山风云》《林海雪原》《李自成》《红岩》《红楼梦》等书对我开放。饥不择食的我连《红楼梦》也拿过来啃,现在想来,当时我啃《红楼梦》跟猪八戒吃人参果毫无二致,但我对书的兴趣丝毫不减。读书的习惯坚持至今,书已经成了我生命的一部分。一天不读书,就觉得对不起自己。

我开始喝茶是在读高二的时候,那时我患了类风湿病,天天吃药弄得我食欲不振,我不想吃饭就想喝水。每天一放学回家,我就把父亲的茶杯端过来一饮而尽,因为我等不及倒滚烫的白开水喝,不想我竟因此爱上了喝茶。连我自己都说不清楚,当时才十五六岁的我何以对有苦涩味道的茶“一见如故、情有独钟”。

此后的我每天都要喝茶。喝茶之于我,成为一种必须。半天不喝茶,就觉得亏待了自己。不知为什么,品茶时我内心特别宁静,一切纷乱的思绪都可以自我消解。而一个人在茶香里静静读书,更是一种雅致的享受。

生活中可资娱乐的东西很多,唱歌、跳舞、下棋、打牌、旅行……甚至跟朋友饮酒、聊天,可这些都不是我喜爱和擅长的,唯有读书和品茶,成了我此生最大的癖好。

因为有书茶之癖,我得以在茶香书韵里获得心灵的滋养,享受清闲自在的时光,享受一份难得的清欢。

书茶相伴享清欢

■高英

